

美国西部牧区的掠夺开发及后果

周 钢

内容提要 美国内战后至 20 世纪初的西部牧区开发,虽然使曾被称为“美国大荒漠”的大平原兴起为一个疆域辽阔的“牧畜王国”,但牧区繁荣是靠掠夺性开发促成的。这种残暴的掠夺性开发造成牧区超载放牧,形成牛羊相残、农牧争地的混乱局面,甚至引发流血冲突和“牧区战争”。掠夺性开发酿成悲剧后果:它破坏了大平原的自然风貌;打破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导致草原沙化和沙尘暴频仍;白人拓居者对大平原的主人——印第安人施行种族灭绝政策,建立的是缺乏和谐、受垄断资本控制的白人富有者主宰的社会。

关键词 美国西部牧区 掠夺开发 悲剧后果 内战以后

美国内战后的西部牧业开发^①取得了巨大成就。内战前还被称为“大荒漠”的大平原地区,被开发成美国重要的畜产品生产基地。辽阔的西部兴起了一个“牧畜王国”。美国西部史和牧业史著作都津津乐道“牧畜王国”繁荣兴旺的“黄金时代”,对美国西部牧业开发的失误却关注不够^②。美国西部牧业开发中的掠夺式经营造成了牧区的超载放牧,形成牛羊夺草、农牧争地的混乱局面,甚至引发牧区冲突,酿成流血事件。掠夺性的经营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它破坏了草原植被,导致草原的“荒漠化”,也破坏了美国西部的自然风貌和生态环境,社区生活缺乏和谐。

一、“牛吃牛”

密苏里河以西的辽阔地区有丰富的牧草资源,特别是大平原的牧草资源在内战前基本上还未得到开发利用。在这片土地上,牧草和水源最初对所有的人都是免费开放的。当时流行的说法是在西部草原养牛只需很少的费用和不多的劳作,牛便能自然繁衍。尤其是大平原北部的牧区,在一段时间内为牧场主提供了发财致富所需要的丰美草地、水源、自然增长的畜群和好的市场价格等等。大平原成了独具诱惑的地方,大批东部和欧洲的投资者下赌注般地把资本投入了美国西部的养牛业。

①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1BSS006)的阶段性成果,受北京人才强教计划资助。

② 美国学者的论著少有专门论述掠夺性开发的。笔者只见到一篇塞迪斯·W. 博克斯论述得克萨斯西部牧区衰落的论文,主要着墨于牧区天灾造成的危害,参见塞迪斯·W. 博克斯:《得克萨斯西部牧区的衰落》(Thadis W. Box, “Range Deterioration in West Texas”),《西南部历史季刊》(Southwest Historical Quarterly)第 71 卷,1967 年。本文的其他资料均散见于美国学者的论著中,笔者以注释体现出来。

大平原的丰富牧草资源不是无穷无尽的资源,草原对牲畜的承载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19世纪70年代中期,大平原地区牧养一头小公牛需要10至30英亩的天然牧草。在得克萨斯草原地区,1898年养活50头牛需要一平方英里的牧草^①。换言之,平均每头牛每年需要靠12.8英亩草地生存。这是经过19世纪70至80年代的疯狂放牧之后才得到的理性认识,而违背自然规律,牧场主就会自食恶果。

在美国西部牧区,牧场主放牧的牛群数量大大超过了草地的承载能力。1867年,得克萨斯的牧场上每平方英里竟放牧着300头牛^②。19世纪80年代初,在得克萨斯的沃思堡附近,一个牧场主在1万英亩的放牧区养了2.5万头牛^③;在怀俄明“斯旺土地牧牛公司”的60万英亩放牧区的牛多达11.3万头^④。概而言之,在整个“牧牛王国”,南从得克萨斯北至美加边界,牧区到处都呈现过载过牧的饱和状态。牧场主放牧的牛群一般都超过草地承载能力的6至10倍。沃思堡附近的那个牧场的超载量竟达25倍。

牧场主在西部地区采用的是垄断资本与原始游牧方式相结合的掠夺式经营。这种经营方式只是一味地向草原索取而很少甚至基本不向土地投入。涌入牧区的牧牛场主除了在初期建立牧场设施、购买牛群投入资金外,很少在牧草资源和水源保护方面投资。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西部牧区的大多数牧场没有围篱和畜栏。牛群被赶到公共牧区,任其四散漫游。每个牧场主都想利用免费的天然青草和水源,无节制地扩大牛群,致使牧场牲畜暴满超载。

过剩的牛群吃掉了过多的青草。在许多严重超载的牧区,牛群啃光了青草。有的草地甚至被永久毁掉。很多过载过牧的牧区都需要补种新草,这样的草种要在靠近水源15至20英里的地方才能获得^⑤。但是,只求多获利少投入的牧牛场主从不花费财力和人力去补种牧草和保护草原。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如何扩大自己的牛群,出售更多的牛,其结果使牧区的牛群越来越多。不同牧牛场主的牛争草争牧,在“牧牛王国”里上演着“牛吃牛”的悲剧。

二、“羊吃牛”

在适合放牧牛群的牧区同样适合放牧羊群。美国西部的牧羊业在内战以前就以新墨西哥为中心发展起来了。内战以后,在美国西部迅速崛起的“牧羊帝国”,是由远西部向东的大赶羊运动和东部养羊者移居西部相结合的产物。1865年,新墨西哥、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的产羊量占全美国产羊总量的1/8多。这些州和领地牧羊业蓬勃发展的状况激发了牧羊主为其羊群寻求新“领地”的强烈要求。因此,在19世纪60年代结束前,赶羊的方向明显地改变为由西向东。从内战结束至20世纪初,由西向东的大赶羊运动持续了30年左右。1880年与1870年相比,爱达荷、蒙大拿、怀俄明和科罗拉多绵羊产量的增长率分别为27:1、91:1、22:1、95:1、4:1、6:1。这些领地的绵羊增长率远远超过了羊群的繁衍增长率。考虑到因死亡和出售等因素的影响会使当年羊在牧区的增加量有一定比例的减少,那么上述领地的绵羊产量至少有一半是从加利福尼亚、俄勒冈,或偶尔从其他州长途驱赶来的。

① 欧内斯特·S. 奥斯古德:《牧牛人的时代》(Ernest S. Osgood, *The Day of the Cattle*),芝加哥1968年版,第194页;克拉拉·M. 洛夫:《西南部牛业史》(Clara M. Love, "History of the Cattle in the Southwest"),《西南部历史季刊》第20卷,1916年7月,第14页。

② 克拉拉·M. 洛夫:《西南部牛业史》,第14页。

③ 沃尔特·P. 韦布:《大平原》(Walter P. Webb, *The Great Plains*),沃尔瑟姆1959年版,第237页。

④ 戴维·达里:《牛仔文化》(David Dary, *Cowboy Culture*),劳伦斯1989年版,第252页。

⑤ 克拉拉·M. 洛夫:《西南部牛业史》,第14页。

特别是像蒙大拿和怀俄明等主要的牧牛区,羊群涌入的数量更多,增长速度更快。在12年间,大约有150万只绵羊靠着蹄子的奔跑,从新墨西哥抵达了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和密苏里等州。其中有一些羊来自得克萨斯的潘汉德尔地区^①。

内战结束后至19世纪末,农场羊群西进到密苏里河以西100至150英里或更远处。这些羊群的地是东内布拉斯加中部的普拉特河地段。后来,羊群前往科罗拉多的卡什拉普勒德河谷、阿肯色河谷和内布拉斯加的北普拉特河流域。19世纪70年代,辽阔的南普拉特河流域及其支流地区和沿卡什拉普勒德河地区已成为最大的羊群育肥区,每年饲养的羊多达100万只。1884年,阿肯色河谷成为第二个较大的育肥区,它在1900年饲养了67万只羊。此外,西部还有圣路易斯河谷和沿大章克申西坡等一些较小的饲养区,美国饲养的绵羊和羊羔有1/4是在科罗拉多育肥的。南北达科他是最后建立起养羊业的地区。西部是牧羊区,东部发展成饲养羊的育肥地。羊群主要来自怀俄明、新墨西哥、科罗拉多和蒙大拿等牧羊区。1890年,南达科他拥有的绵羊为23.8448万只,到1900年,其数量增长到77.5236万只。北达科他在1890年的绵羊仅有13.6413万只,到1900年则达到68.2万只^②。

得克萨斯的牧羊史像牧牛史一样久远,只不过在当初并不被人们所重视。到1880年,该州牧业突然扩展开来。在格兰德平原、潘汉德尔地区、爱德华高原和佩科斯以西至新墨西哥边界地区,都出现了养羊业的繁荣景象。这一年,得克萨斯绵羊的数量为241.1万只。到1884年,该州农场饲养和牧场放牧的绵羊数量上升到了660万只。还有些著作称,1884年得克萨斯拥有绵羊的数量多达800余万只,比前四年增长了约33%^③。得克萨斯这个牧牛大州成了产羊大州和向东部赶羊的羊源供应地。

与硕大而尚未完全脱离野性的长角牛相比,绵羊只不过是“毛茸茸的小动物”。然而,正是这些被牧牛场主看不起的小动物,靠着短短的四蹄走四方。在牧羊人的驱赶下,羊群从太平洋沿岸抵达落基山区,进入大平原,又到了密苏里河畔。从1870至1900年,大约有1,500万只羊被从西部驱赶到东部。除了被送往市场作为肉羊出售外,很多羊在不同的羊道终点落地生根,在那里繁衍后代。从太平洋沿岸至密西西比河之间,形成了一个疆域辽阔的“牧羊帝国”。这个帝国在落基山至密苏里河之间的大平原与“牧牛王国”的地域相重合。毛茸茸的羊群不断蚕食、侵占牧牛区的地盘,形成羊牛争草争牧的残酷竞争局面。

在大平原地区的一些州和领地,牛群被驱赶到牧区,并先于从沿海地区来的羊群。大牧牛场主在19世纪70年代便占居了大平原最好的牧区。他们极力维护其“先占权”,不能容忍大量羊群涌入平原牧区。然而,建立牧羊场比牧牛场的投资低,管理费用和投入的人力少得多。2至3个牧羊人可以管理一大群羊。比牧羊人多几倍的牛仔只能管理与大羊群1/4数量相当的牛^④。因为牧羊场比牧牛场投资少见效快,到19世纪70年代,在美国西部牧业变得比牧牛业更具吸引力。

① 爱德华·N.温特沃斯:《美国的赶羊小道》(Edward N. Wentworth, *America's Sheep Trail*),埃姆斯1948年版,第189、264页;查尔斯·W.汤、爱德华·N.温特沃斯:《牧羊人的帝国》(Charles W. Towne, Edward N. Wentworth, *Shepherd's Empire*),诺曼1946年版,第170页。

② 查尔斯·W.汤、爱德华·N.温特沃斯:《牧羊人的帝国》,第171—172页;爱德华·N.温特沃斯:《美国的赶羊小道》,第342、345页。

③ 勒鲁瓦·R.贝哈芬等:《西部美国》(LeRoy R. Hafen, et al, *Western America*),格尔伍德—克里夫斯1970年版,第434页;罗伯特·G.费里斯编:《勘探者、牛仔和垦殖农民》(Robert G. Ferris, ed., *Prospector, Cowhand and Sodbuster*),华盛顿1967年版,第61页。

④ 罗伯特·G.费里斯编:《勘探者、牛仔和垦殖农民》,第63页;爱德华·N.温特沃斯:《美国的赶羊小道》,第523页。

尽管牧牛场主竭力反对牧羊主进入牧牛区,但他们难以从根本上阻止羊群的涌入。因为公共牧区是对所有人开放的。在持续向东部赶羊的过程中,有大量羊群涌入了大平原各州和领地,使原本牛满为患的牧区又增添了暴涨的羊群。尽管堪萨斯州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其他州和领地在1890年都禁止羊群进入^①,但向东部赶羊的活动又持续了十余年。

大量羊群涌入平原牧区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在一些州和领地,羊的数量大大超过牛的数量。1882年,得克萨斯格兰德平原的牛为72.8247万头,羊则达到了246.1088万只^②。同年该州的羊达到了486.4万只。1883至1885年,得克萨斯每年出栏的羊的数量都超过600万只。1886至1887年,该州每年产羊超过500万只。1883至1887年,得克萨斯每年的产羊量都超过了内战结束时该州最高的存牛量500万头。在怀俄明,1886年拥有900万头牛,羊的数量仅为牛的1/3。到1900年,该州有羊500万只,牛的数量仅为羊的1/8,约为52.4万头^③。同年,蒙大拿有羊600余万只;新墨西哥有400多万只;犹他、爱达荷和俄勒冈各有300多万只,科罗拉多和加利福尼亚各有200多万只^④。这些州和领地拥有羊的数量都大大超过了牛的数量。羊牛争草争牧,实际上就是“羊吃牛”、“牛吃羊”,是牛羊相残。

三、“农毁牧”

直到19世纪70年代以前,向西移居的农场主大多停留在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东部的大草原边缘地区。随着1869年第一条横贯大陆铁路的建成,大平原在次年向拓荒者开放。移民洪流乘火车西进,使大平原东部的空地变得越来越少。再后来的移居者不得不涌入半干旱和干旱地区,在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和得克萨斯西部以及南北达科他等地定居。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科学发明和提供的农业机械使拓荒农场主成了大平原的“征服者”,辽阔的西部被开垦成美国的主要产粮基地。

美国的城市人口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增长得很快。一个美国人每年吃的粮、肉、蛋和家禽要由2.5英亩农田和10英亩牧场来提供。美国农场主的产品有一个不断扩大的国内市场,国外对美国粮食的需求量也很大。国内外市场的兴旺,使每蒲式耳小麦在1866至1881年很少跌至1美元以下^⑤,这成为吸引数百万农民在1879至1890年间蜂拥西进的经济动力。拓荒农场主挺进了将他们阻拦了一个多世纪的大平原。

内战前,在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的东部边缘地带的河边低地中,拓荒者已建立了几个规模不大的农业区。内战后,拓荒者大军开始沿河流西进到有肥沃冲积土和树木的地带。1870至1872年,火车载着移民沿堪萨斯太平洋铁路线把边疆向西推进了100英里。1875年后,移民流沿圣菲铁路而行,到达堪萨斯西南部。拓荒者还在内布拉斯加沿联合太平洋铁路的筑路地带定居。到1880年,这两个州的定居区都推进到了西经98°。同年,堪萨斯的人口达到了99.6096万人,内布拉斯加为45.2402万人。这两个州每一英亩的可耕地都被开垦了。在1868至1878年间,由于几条铁路几乎同时修到东北部边缘地带和布莱克山“淘金热”等原因,达科他出现两次“繁荣”,促成了往那里移民的热潮。在

① 罗伯特·E.里格尔等:《美国西进》(Robert E. Riegel, et al, *America Moves West*),纽约1971版,第488页。

② 保罗·H.卡尔森:《得克萨斯毛茸茸的羊背脊:牧区的绵羊和山羊业》(Paul H. Carlson, *Texas Wolly Backs: The Range Sheep and Goats Industry*),科利奇站1982年版,第63,69页。

③ 雷·A.比林顿:《向西部扩张:美国边疆史》(Ray A. Billington, *Westward Expansion: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Frontier*),纽约1974年版,第597页;罗伯特·E.里格尔等:《美国西进》,第489页。

④ 爱德华·N.温特沃斯:《美国的赶羊小道》,第285页。

⑤ 雷·A.比林顿:《向西部扩张:美国边疆史》,第617页。

1873年,明尼苏达的小麦种植专家奥利弗·达尔林普尔采用机器生产,在雷德河谷地进行种麦试验。他在4,500英亩土地上获得的利润超过了100%。这一震惊整个西部的结果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拓荒农场主移居雷德河谷。很快,拓荒农场主吞没了达科他平坦的草地。到1890年,南北达科他的人口分别达到了34.68万人和19.0938万人^①。

拓荒农场主还占领了怀俄明和蒙大拿的起伏不平的山麓地区。它们的人口在1890年分别达到了7.445万人和45.7607万人。1870年,科罗拉多的农牧场之和仅有1,728个。这一年,修到丹佛的铁路为农场主移居科罗拉多提供了便利条件。仅在1887至1888年,根据《育林法》移居该州者有1.5225万人。在这两年移民的高峰期,拓荒者占据了科罗拉多的421.7045万英亩土地。移民几乎布满了该州东部的平原地区。其人口由1870年的3.9864万人增至1880年的19.4327万人^②。

在农业边疆向大平原西北部扩展时,另一批拓荒者进入西南部的得克萨斯。在19世纪70年代,该州的农场由6.1125万个增加到17.4184万个。定居区的边疆几乎推进到了半干旱线。该州的人口由1870年的6.1125万人增加至17.4184万人。随后,拓荒者又涌入俄克拉何马,把印第安人挤出最后一个避难所,占领了这块美国最后的公地。1889年4月22日中午,俄克拉何马正式向移民开放。此前,那里只有7.5万印第安人,白人定居者甚少。到1890年,其人口上升到25.8657万人。至1906年,在俄克拉何马的印第安人只剩下了分散的残余部落,居民却达到了50万人。4年后,它的人口猛增到165.7155万人^③。

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中,美国有定居者的土地数量超过它此前的总量。从1607至1870年,美国有4.07亿英亩土地被占据,1.89亿英亩土地得到改良。从1879至1900年,美国又有4.3亿英亩土地有了定居者,其中2.25亿英亩土地被开垦。在1860年,西部19个州和领地中,明尼苏达、堪萨斯、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分别建有农场1.8181万个、1.04万个、4.2891万个和1.8716万个;其余的州和领地共有1.9098万个。在1.2亿英亩土地中,得到改良的只有743.7819万英亩。到1900年,西部19个州和领地新增农场114.1276万个,改良的土地约为1.3073亿英亩。同年,西部地区谷物和小麦的产量为美国全国产量的32%和58%^④。

数百万拓荒农场主不顾牧牛场主和牧羊主的敌视,闯入“牧畜王国”。他们围篱占地,开荒经营。牧区被农场主占据的土地越来越多,对牧场构成严重威胁。牧牛场主和牧羊主也开始用带刺铁丝筑篱,把自己的放牧场围起来,以阻止其他人的牲畜和农场主侵入。修筑围篱是与大批拓荒者涌进牧区和带刺铁丝的发明同步进行的。在1874年,赶牛群北上的牛道沿路还没有围篱。到1885年,从得克萨斯至蒙大拿的牧场和农场已经普遍使用带刺铁丝围篱。农牧争地的状况日趋严重。在一些不适合农耕只宜放牧的地区,农场的建立破坏了草原,是因农毁牧。

① 雷·A.比林顿:《向西部扩张:美国边疆史》,第621、622页;唐纳德·B.多德汇编:《美国各州历史统计:1790—1990两个世纪的人口普查》(Donald B. Dodd, compiled,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St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Two Centuries of the Census, 1790—1990*),韦斯特波特1993年版,第34、58、80、70页。

② 唐纳德·B.多德汇编:《美国各州历史统计:1790—1990两个世纪的人口普查》,第306、210、12—13页;吉尔伯特·C.菲特:《1865—1900年农场主的边疆》(Gilbert C. Fite, *The Farmer's Frontier, 1865—1900*),纽约1966年版,第181、124页。

③ 雷·A.比林顿:《向西部扩张:美国边疆史》,第625、626、629页;唐纳德·B.多德汇编:《美国各州历史统计:1790—1990两个世纪的人口普查》,第277、74页。

④ 吉尔伯特·C.菲特:《1865—1900年农场主的边疆》,第2、12、223页;雷·A.比林顿:《向西部扩张:美国边疆史》,第613页。

四、悲剧后果

内战以后的西部牧区开发,是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方式下进行的。掠夺性的开发在创造西部繁荣“奇迹”的同时,却给美国带来了严重的“悲剧后果”。

第一,掠夺性的开发破坏了大平原的自然风貌。

未开发前的大平原到处遍布野牛草之类的短草,落叶树散见在沿河流地带,松树等生长在岩层上。当时,人们习惯把内布拉斯加中部以北称北部平原,以南叫南部平原。南部平原平坦,偶尔有河谷、峡谷和山脉出现。南部平原的草绝大多数长得较矮,以格兰马草和野牛草居多。得克萨斯南部平原广阔无垠,到处布满终年常绿的牧草。新墨西哥是天然的绿色牧场。俄克拉何马大部分地区水草丰足,适合放牧。堪萨斯有一块8万平方英里的草地,高草生长在较潮湿的东部低地,野牛草蔓延在年均降水量不足20英寸的西部。在堪萨斯西北部和科罗拉多东部的高平原地区,潮湿年份能够提供丰美的牧草。从科罗拉多东部向南,至丹佛东南50英里处的迪尔特雷尔附近,到处长满齐膝高的格兰马草与齐腰高的白草相间。绿草随风起伏,宛如滚滚的波浪。内布拉斯加东部是地势起伏的草原,该州中部以北的大平原,因有较多的峡谷和孤山出现,变得更加起伏。再往北部,山脉中断了连续的平原。北部平原也多为矮草覆盖,但有像蓝茎草和针线草一类的高草。南北达科他的东部没有森林,草原一望无际;西部绵延起伏的高平原地区,也有很多地方绿草丰美。在蒙大拿和怀俄明,蓝茎草和蓝结草等在夏季很少受冷、热气候的侵袭。占蒙大拿面积2/3的东部地区,牧草繁茂。在怀俄明的东部平原地区,到处长满茂盛的鼠尾草,它的西部地区也间有一些绿草地^①。

由于自然条件的障碍和受技术条件的限制,大平原在美国内战以前被开发的地区有限。大平原向世人展现的是一派迷人的草原风光。然而,1873年带刺铁丝网问世不久,在短短一二十年的时间里,美国西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牧场主、牧羊主和拓荒农场主竞相筑篱圈占土地。原先一望无际、碧绿如波的大草原被大量密如蜘蛛网的带刺铁丝围篱分割缠绕。数条横贯大陆的铁路及其支线纵横交错,爬满大平原,上面奔跑着长鸣的铁马——“火车”。大部分不适合农耕的半干旱和干旱的草地荒原被农场主利用现代农业机械开垦成农田,到处耸立着巨大的风车。大平原的原始自然风貌被彻底破坏了。

第二,掠夺性的开发彻底打破了牧区的生态平衡。

在漫长的自然演进中,大平原形成了一个稳定的“草地——野牛——印第安人”的生态圈。在这个生态圈中,广袤草地的主要作用是固定水土,为野牛等生物提供基本生活条件。故草地是大平原生态圈保持平衡的基础。野牛是大平原最重要的动物之一,它们以野草为食,群体活动,在大平原繁衍生息。在白人进入大平原之前,那里的野牛达1,500万至5,000万头。野牛与大平原印第安人的生存息息相关,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奔驰的百货商店”。野牛身上的每一部分都被印第安人取来利用,成为他们衣食住行和各种用品的来源。到1860年,散居在大平原地区的印第安人约有25万人,他们崇

^① 《新不列颠百科全书》(The New Encyclopedia Britannica)第29卷,芝加哥1998年版,第363页;霍华德·拉马尔主编:《美国西部读者百科全书》(Howard R. Lamar, ed., The Reader's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West),纽约1977年版,第607页;马文·J.亨特编:《得克萨斯的牛道赶牛人》(Marvin J. Hunter, ed., The Trail Drivers of Texas),奥斯汀2000年版,第929页。

拜野牛,在狩猎时都举行宗教祈祷仪式,感谢上苍给他们送来亲如手足的“兄弟”。虽然大平原的印第安人以弓箭和带尖石的枪矛等原始武器猎杀野牛为生,但他们比较“节俭”、“节制”,是在不破坏自然生态平衡的状况下生活。直到美国内战结束,大平原依然漫游着1,300万头野牛^①。

内战后在大平原上的牧业开发,是在一种放任无序的状态下进行的。牧牛场主和牧羊主为了利用“不花钱”的青草榨取超额利润,无节制地把牛羊从四面八方赶进草原。结果导致牧区存畜爆满,过载过牧,造成牛羊争啃牧草和相残的局面。垄断资本与原始游牧方式相结合的牧业开发是一种残暴的掠夺经营。牧业大王们无节制的贪婪发财欲望,使他们不择手段地滥用草地。牛羊把一些牧区原本丰茂的牧草连根啃光,很多草地逐渐沙化,再也不能复青。

数万拓荒农场主进军大平原后,使夺取土地和水源的斗争更加残酷。他们靠着现代化农业机械毁草造田,开荒种地,使只适合放牧的北部和西部牧区被开垦成农田,草原面积日益锐减。农争牧地不仅毁掉了大片大片的草原,而且使大平原土地的沙化日趋严重。因为被开垦成农田的草地在秋收以后直到来年春播,完全成了光秃秃的裸露土地。草地被连续耕种数年后逐渐贫瘠,水分更易流失,土地极易沙化。在草地日益锐减的同时,大平原畜群过载过牧的趋势也日益严重。农牧争地的掠夺性开发首先毁掉了大平原生态圈的基础——草地。继之,以草地作为栖息生存地的野牛也遭到了灭绝的下场。白人移居者用现代武器对野牛进行了有组织的大屠杀。1867至1883年短暂的17年间,千万余头野牛都被屠杀殆尽。到1903年,在大平原只发现了34头野牛^②。取代野牛群的是牛羊,占据大平原的是大量的牧场和农场。

野牛的灭绝破坏了野牛与印第安人之间的生态平衡。失去衣食所依的印第安人在联邦政府的种族灭绝政策的打击之下,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掠夺性的开发使大平原原有的生态平衡圈被摧毁了。

第三,掠夺性的开发未能在大平原构建和谐社会。

争夺公地和水源使用权的斗争引发了牧牛业集团内部的牧牛大王与中小牧牛场主、牧牛业集团与牧羊业集团和牧业集团与拓荒农场主之间的长期的纠纷和流血冲突。19世纪70至80年代,他们展开了“筑篱和毁篱”之战。在得克萨斯的171个县中,有1/2以上的县发生了剪断围篱的事件^③。到1882年秋,毁篱给该州造成的损失约为2,000万美元,税收因此减少了3,000万美元^④。

牧区的流血冲突造成大量家畜死亡。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亚利桑那牧区因干旱和过载过牧而导致流血冲突频发。1884年,牧牛场主精心策划了血腥屠杀羊群的残暴事件。牛仔赶着百余匹尾巴上拴有锐利“兽皮刀”的野马,践踏2.5万只羊的羊群,使成千上万只羊在恐惧、流血和哀叫中死伤^⑤。怀俄明牧区也是流血事件多发的牧区,棒杀和毒死羊群的事件经常发生。1895年6月的一

① 勒鲁瓦·R. 贝哈芬等:《西部美国》,第425页;劳伦斯·I. 塞德曼:《马背生涯:1866—1896年的牛仔边疆》(Lawrence I. Seidman, *Once in the Saddle: The Cowboy's Frontier, 1866—1896*),纽约1973年版,第104、106页;约翰·A. 加勒蒂等:《美国简史》(John A. Garraty, et al., *A Short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Nation*),纽约1989年版,第277页;雷·A. 比林顿:《向西部扩张:美国边疆史》,第579页。

② 雷·A. 比林顿:《向西部扩张:美国边疆史》,第579页。

③ 罗伯特·G. 费里斯编:《勘探者、牛仔和移居垦殖农民》,第82页。

④ W. 尤金·霍朗:《边疆的暴力》(W. Eugene Hollen, *Frontier Violence*),纽约1974年版,第170页。

⑤ 詹姆斯·A. 威尔逊:《西得克萨斯对亚利桑那早期牧牛业的影响》(James A. Wilson, “West Texas Influence on Early Cattle Industry of Arizona”),《西南部历史季刊》第71卷,1967年,第30页;查尔斯·W. 汤、爱德华·N. 温特沃斯:《牧羊人的帝国》,第196页。

个夜晚,牧牛场主指使一伙蒙面人袭击四五个牧羊营地,棒杀了2,000只羊。1901年,蒙面人一次棒杀的羊达8,000多只。在19世纪90年代,仅在科罗拉多和怀俄明边界,有60万只羊被毁掉^①。

牧区战争造成人员大量伤亡,加剧了社会矛盾和政党冲突。1887年8月,在亚利桑那中部发生的“通蒂盆地战争”,因两个牧场主家庭的不和而起。敌对双方的10秒钟交火使牛仔两死三伤。这场战争导致在此后5年中有26名牧牛场主和6名牧羊主丧生。19世纪90年代,仅在科罗拉多至怀俄明边界的放牧地,流血冲突导致至少20人被杀死,100余人受伤。1878年2月在新墨西哥发生的“林肯县战争”,造成了37人死亡^②。怀俄明的牧牛大王们为了独霸牧区,在1892年4月发动了“约翰逊县战争”,他们组织五十余人的武装远征队向小牧场主和小农场主施暴。“约翰逊县战争”历时不足一个星期,只有3至4人死亡,但它付出的代价和对美国政治产生的深刻影响是其他牧区战争无法相比的。这次战争使牧牛大王们耗费了10.5万美元,这笔“战争基金”在经济不景气的90年代初决非是个小数目。“约翰逊县战争”进一步加深了怀俄明的社会矛盾,小牧场主、小农场主和城镇居民面对牧牛大王们的暴行,不畏强暴,奋力自卫。这次战争对怀俄明的政治斗争产生了巨大影响,共和党的怀俄明“政治机器”在该州的州长选举中落败。因为民主党和人民党联合拒绝再选弗朗西斯·F.沃伦任参议员,故在此后的两年内怀俄明州在国会只有一名参议员约瑟夫·M.凯里。“约翰逊县战争”还成为1892年美国总统大选中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它使怀俄明这个被共和党长期控制的地盘也不是“一个可靠的共和党州了”^③。

大平原是印第安人的家园,但他们被白人移居者排除在社会之外。白人移民与印第安人种族冲突的核心问题是土地。为了不断剥夺印第安人的土地向白人移居者开放,美国政府在内战后对大平原印第安人连续发动了30年的血腥“讨伐战争”。1867年,“和平委员会”又谋划把大平原所有的印第安人集中到两个保留区。在北部漫游的5.4万印第安人进入达科他的布莱克山保留区。在南部的8.6万印第安人进入俄克拉何马保留区^④。缩小和减少保留区的政策使印第安人的土地不断丧失,甚至连俄克拉何马保留区也成了“牧场主的最后边疆”^⑤。被迫迁入两个保留区的印第安人继续遭受白人移居者的暴虐统治。联邦政府在组织和法律上限制、剥夺部落酋长的权力,使印第安人丧失活动自由,再不能得到传统的生存资源,处于半饥饿状态。野牛的灭绝使大平原印第安人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命根子”,他们不得不接受美国政府的同化政策,成为联邦政府监护的对象。大平原印第安人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实体被清除了。他们的处境更加悲惨,生存危机日益严峻。其文化、宗教传统和生活方式也遭受了严重破坏,这是垄断资本对印第安人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白人拓居者对大平原的掠夺

① 爱德华·N.温特沃斯:《美国的赶羊小道》,第593页;查尔斯·W.汤、爱德华·N.温特沃斯:《牧羊人的帝国》,第191页;雷·A.比林顿:《向西部扩张:美国边疆史》,第598页。

② 查尔斯·W.汤、爱德华·N.温特沃斯:《牧羊人的帝国》,第183—185页;雷·A.比林顿:《向西部扩张:美国边疆史》,第598页;菲·德拉姆、埃弗里特·L.琼斯:《黑人牛仔》(Phillip Durham, Everett L. Jones, *The Negro Cowboys*),纽约1965年版,第106页。

③ 罗伯特·G.阿塞恩:《高原帝国:高平原和落基山区》(Robert G. Athern, *High Country Empire: High Plains and Rockies*),林肯1960年版,第145页;欧内斯特·S.奥斯特古德:《牧牛人时代》,第255页;拉塞尔·B.奈:《中西部进步政治:它的起源与发展的历史研究1870—1958年》(Russel B. Nye, *Midwestern Progressive Politics: A History Study of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1870—1958*),东辛兰1959年版,第62页。

④ 雷·A.比林顿:《向西部扩张:美国边疆史》,第571页。

⑤ 爱德华·E.戴尔:《牧场主的最后的边疆》(Edward E. Dale, “The Range Man’s Last Frontier”),《密西西比河流域历史评论》(*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第10卷,1923年6月,第41页。

性开发使那里充满凶残、暴力、流血冲突和讨伐战争。农牧区没有和谐,而是在垄断资本控制下白人富有者主宰一切的社会。

昔日,美国西部的牧业大王和拓荒农场主以带有血腥暴力的掠夺性开发在大平原上聚敛了巨额财富,然而,他们的“黄金时代”却给其子孙后代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到20世纪30年代,大平原的沙尘暴肆虐,使东部沿海地区的居民都深受其害。过度的放牧和垦殖毁了上亿英亩草地。到20世纪30年代,大平原的生态平衡几近崩溃,南部平原成了产生沙尘暴的重灾区。大平原白人拓居者对自然界的疯狂掠夺,最终使他们的后代不得不吞食自然界无情报复的苦果。

今天我们探讨大平原掠夺性开发这一问题,不仅是因为以往的研究对它关注不够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我国西部牧区有毁草造田的惨痛教训,而且是因为在我们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还有不尽如人意的事件发生。2005年主流媒体曾披露一个典型个案。内蒙古某贫困县因为急于引进大的投资项目,把花费多年努力才恢复的草地又开垦成了农田。结果绿色的庄稼没有长出来,由此导致的沙尘暴肆虐却使当地居民无法再在那里呆下去了。绿色公司的数百万元的投资也无法收回。由此可见,没有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我国西部一些牧区仍难走出掠夺式开发的怪圈。美国大平原掠夺式开发的负面教训,或许对我们领会、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方针能提供一点历史启示。

[本文作者周钢,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 100037]

(责任编辑:高国荣)

• 书 讯 •

刘金源、李义中、黄光耀所著《全球化进程中的反全球化运动》一书已于2006年1月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分12章,32.2万字。本书主要以反全球化运动的发展脉络为主线,对全球化进程中反全球化运动兴起的历史根源、表现形式、基本特征、未来走向、应对策略及其与全球化进程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与分析。作者认为,反全球化运动对全球化进程朝公正、合理、人性的方向迈进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反全球化运动仍将对全球化的发展方向产生重要影响。